

白天

作品集

9

黑衣天使

都市奇案系列



◎都市奇案系列◎

黑衣天使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⑨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一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00.1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都… II.白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3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

印张: 130 (10 册)

字数: 3200 千字 (10 册)

印数: 10000 册

版次: 2000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1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 21.00 元(平) (10 册)21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作者小传

白天本名周正刚，出道甚早，19岁即担任影剧记者。除写评论外，以“寒梅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后创作侦探小说，以其流畅笔触、故事紧凑、奇妙之情节安排，造成极大轰动。尤以第一部《金色响尾蛇》问世，顿成洛阳纸贵。白天小说成为现代华文社会中“高可读性侦探小说”的代名词。

白天后忙于剧本创作。他从事创作达40年，完成侦探小说百余部，武侠小说百余部，可谓丰产作家。

责任编辑：韩金英
封面设计：张文涛

文拓平面设计室
62380853

第一部分

黑衣天使

白振飞,郑杰在码头上接加入他们计划的两位重要人物,不料却因白振飞的长相与人相同被卷入一起纠纷中。他们发现一个犯罪集团企图制造瘟疫,向各地区当局勒索,二百人被卖到这里,做最后的试验……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黑衣天使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软硬兼施····· (1) | 6 不翼而飞····· (88) |
| 2 楚楚动人····· (18) | 7 机谋····· (104) |
| 3 短兵相接····· (35) | 8 无毒不丈夫····· (122) |
| 4 大姊头····· (52) | 9 秘密武器····· (139) |
| 5 火热····· (70) | 10 最后一吻····· (160) |

第二部分

孤注一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金发丽人····· (177) | 6 各展神通····· (264) |
| 2 美金钞票号码····· (195) | 7 百密一疏····· (280) |
| 3 直指核心····· (212) | 8 尤物····· (299) |
| 4 谈判····· (229) | 9 困境····· (313) |
| 5 赌场风云····· (247) | 10 随风而逝····· (330) |

1 软硬兼施

根据医学及生物学者的研究和统计,世界上的人类,在每一百万人之中,大约有两个人可能是面貌非常酷似的。

当然,这只是指酷似而已,总有某些特征可以分辨的。至于在这统计数字之外的孪生例子,那就是亲生的父母,有时也会混淆不清了。

尤其近年以来,世界各地的美容手术风行一时,使爱美的仕女趋之若鹜。普通的如改双眼皮,垫鼻子,做酒窝,及至于隆胸,丰臀等等……

这些五花八门,名目繁多的美容手术,并非是为五官或体态上有缺陷者,借手术以弥补。而是虚荣心作祟,不惜花大把钞票,使之看来“十全十美”,达到自欺欺人的心理上虚伪的满足。

但有一种人的心理,却令人感到难以理解,甚至不可思议。那就是,譬如对某电影女明星的漂亮尊容非常仰慕,竟能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,希望借美容的手术,在自己脸上这里垫一块,那里补一片,硬生生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,与那女明星完全一模一样!

这能办得到吗?

事实上并非遐想,只要脸型的轮廓“大同小异”,经过巧夺天工的手术,就真能改头换面,使人达到目的!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距离巴生市仅三英里的巴生港,以雪兰莪州而言,是仅次于槟城的第二大港,对整个马来西亚的海上运输,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这时已是黄昏,海上落日西沉,使海天相映燃烧着一片红晕的艳霞!

像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码头一样,巴生港码头也不例外,到处充斥着混乱、喧嚣,罪恶和争执……

从黄昏来临之前,码头上就有两个人在徘徊,他们这对搭档,也可以算是“合伙人”就是经过改头换面的白振飞,和完全基于好奇,加入了这始终尚未宣布的“庞大计划”的郑杰。

他们在这里是等两个重要的人物,据白振飞表示,那两个人在他整个计划中,等于是药里的甘草,绝对少不了的。只要等他们一起来加入,这个计划不但马上宣布,而且立即付诸行动。

因此白振飞偕同郑杰来到巴生港,在静候着那两个约定的人物乘船到来。

可是,一直等到傍晚,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,却始终未见他们的人影出来!

郑杰等得不耐烦了,忽问:

“那两个家伙大概黄牛了吧?”

“我想不会的,”白振飞把眉皱着,着急地说:“一定是临时发生特殊事故,否则他们绝不会不准时赶来的……”

郑杰苦笑了一下说:“那我们是不是还等下去,在这里痴汉等丫头?”

白振飞未及回答,忽见一个水手打扮的家伙,从老远奔向他们而来,一直奔到面前,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我们来迟了……”

白振飞不禁暗自一怔,因为这家伙非但不是他所等的人,甚至根本就不认识这家伙!

“请问……”白振飞不明对方的身份，只好暂不动声色。

但他未及发问，对方已说：

“他们已经来了，怕在码头上说话不方便，所以在金瘤子的店里等着，二位请跟我来吧！”

白振飞以为这家伙说的“他们”，就是指那两个重要人物。但他们讲定了是两个人参加的，现在除了他们自己之外，居然还带了其他人同来，岂不是违背了事先的约定？

别的倒不怕，而是怕人多口杂，容易走漏风声。尤其白振飞的这个计划，除了必需的人物，根本就不愿多任何一个人加入！

他虽暗自气愤，却又不便向这家伙发作，只好决定跟这汉子去见了那两个人再说。

金瘤子是他的绰号，实际上他的名字叫金彪，因为他的颈旁生了个大肉瘤，成为个显著的标志，以致巴生港码头一带认识他的人，都习惯了以他的绰号相呼，而他也并不认为这是侮辱。

他开的是委托行，除了买卖衣物，日用品及船员带的私货之外，大概私底下尚经营着不法的勾当，所以他这里经常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川流不息。

白振飞和郑杰跟着那水手打扮的家伙，来到了这个店里，只向金瘤子打个招呼，便直接走进了里面去。

经过一条短短的阴暗过道，进入一道门里，是个较大的房间，里面仅布置着简陋的家具。

这时房里正有四五名大汉，在焦灼不安地等着，但其中并未见那两个重要的人物！

白振飞不由地暗自一怔，尚未及发问，其中一个平头壮汉已过来，把手一伸说：

“杜兄久等啦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因为船在途中抛了锚，所以不能准时赶到……”

白振飞听对方称他“杜兄”，不禁又是一怔，显然对方是认错了

人！

他只好不露声色地问：“请问老兄……”

可是对方没容他把话说完，已迫不及待地说：

“杜兄，风声实在太紧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，请问杜兄准备在哪里交人？最好是今夜就成交，以免夜长梦多哦！”

“交人？……”白振飞暗向郑杰一瞥，彼此都感到莫名其妙起来。

壮汉哈哈一笑说：

“杜兄放心，我们的钱已如数带来，完全依照杜兄所开的价钱，只要见了人，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绝不拖泥带水！”

白振飞终于忍不住说：

“老兄，我看你们大概认错了人吧？”

壮汉似乎误解了他的意思，霍地把脸一沉说：

“杜兄，大家都是在外面跑的，说话得讲信用，我们事先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价钱又是杜兄开的，怎么临时又变了卦！难道杜兄认为奇货可居，又想趁机抬价不成？”

白振飞强自一笑：

“兄弟如果答应了你们，就绝不致于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的。但老兄似乎应该弄清楚一点，那就是兄弟并不姓杜，而是姓白啊！”

不料壮汉却冷笑一声，断然说：

“不管你姓白也好，姓黑也好，反正都是一样，我们早就知道你姓杜了！但姓名无关宏旨，我们认的是你老兄这个人，就认定了你这个人交易的！”

“你老兄没有认错？”白振飞问。

壮汉突发狂笑说：

“我们虽只见过面，但我邱汉元还不致于如此健忘！”

他想不到对方一口咬定，认为白振飞就是他们交易的对象，这真令人啼笑皆非！

那自称邱汉元的壮汉，突然怒声喝问：

“杜兄，你究竟打算怎么？”

白振飞急于要赶回码头上去，等候那两个重要的人物，哪能留在这里被他们纠缠不清。

“对不起，兄弟既无人可交，也没时间跟你争辩，再见！”说完扭头就向外走。

不料邱汉元一声厉喝：

“站住！”

几名大汉立即挡在了房门口，一齐拔出了手枪

白振飞无法夺门而出，只得回身怒问：

“你们这是干嘛？”

邱汉元嘿然冷笑说：

“杜兄如果说话算数，我们自然一本初衷，彼此拿出诚意为完成这笔交易，落个皆大欢喜，否则就别怪兄弟失礼啦！”

白振飞不甘示弱地说：

“哼！你们以为几‘喷子’，就能把兄弟唬住了吗？这玩意儿兄弟可见得多了！”

他的话声才一落，郑杰已突然发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房门口，出手如电地向挡在门口的大汉挥拳猛击，使得首当其冲的两个家伙，被他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另外几个大汉手里拿着枪，仿佛装样子的，没有得到邱汉元命令，谁也不敢贸然开枪。

这一来更使郑杰的神威大发，挥拳如风地一阵急攻，把一名大汉击得踉踉跄跄跌开，同时枪也被他一把夺了过去。

郑杰的突然动手，行动简直快逾闪电，令人根本来不及应变！

邱汉元见状顿时惊怒交加，但他犹未及发令，已被白振飞当胸一把抓住，一拳兜上了他的下巴，使他被击得把脸一仰，发出了声沉哼。

白振飞一撒手，邱汉元便踉跄连退，撞在了墙角，背部贴着墙壁滑坐下去。

击开了对方，白振飞立即返身回扑，冲向房门口。只见几个大汉在这一眨眼之间，已被郑杰以枪制住，不须他助阵了！

“走吧！”白振飞招呼一声，就与郑杰双双夺门而去。

不料刚冲出房间，突见从阴暗的过道里，迎面走来一个大汉和两名女郎。

白振飞不知道来人的身份，正待出手之际，一名女郎已春风满面地笑着招呼说：

“杜老大，怎么不等我来就急着要走了呀？”

妙极了，对方居然又把他认作了“杜老大”！

忽然之间，使白振飞猛可想到，难道自己跟那“姓杜的”面貌身材均非常酷似？……

他的念犹未了，邱汉元已冲到房门口，怒气冲天地说：

“潘小姐，姜小姐，你们二位来得正好，姓杜的这笔买卖变卦啦！”

“变卦了？”招呼白振飞的女郎不禁一怔，走近问：“杜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振飞冷声回答：

“对不起，我并不是什么杜老大，所以跟你们根本没交道可打！”

这女郎不由地向邱汉元怒斥说：

“哼！准是你们这些老粗，冒犯了杜老大，否则他绝不会反复无常的！”

邱汉元未及分辩，她已转向白振飞嫣然一笑说：

“杜老大，请看我的面子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有什么问题我们进去说吧！”

白振飞正要不顾而去，她却突然挽住了他的胳膊，厉声说：

“老邱，把你的人统统带出去，让我们跟杜老大谈谈！”

邱汉元虽不服气，但他对这女郎似乎不敢违拗，只好悻然带着那几个大汉，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。

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女郎不但笑容可掬，而且神色之间，更流露出一片风情万种的媚态，使得白振飞无法来硬的了。

其实他何尝不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是由于怕阴错阳差，回头那两个姗姗来迟的重要人物，万一赶到码头上去看不到他，以为他“乌龙”了，那就无从再去找他们的啦。

因此白振飞此刻心急如焚，急于要赶回码头上去等那两个人。

但那女郎却不由分说，挽了他的胳膊就向房里走。

白振飞试图分辩说：

“小姐，这实在是误会……”

那女郎妩媚地笑着说：

“没关系，天大的误会，我也能负责替你化解的呀！”

白振飞简直是啼笑皆非，情急之下，只好急向郑杰使以眼色，希望他拿出行动来脱身。

可是一看郑杰，竟被另一女郎挽住了胳膊，在那里冲他乱抛媚眼，直灌迷汤！

他们动起手来如狼似虎，锐不可挡，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反而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，变得束手无策了。

于是，他们被两个女郎连拖带拉地，挽着胳膊又回到了那个房间里，另一个提着“〇〇七”型手提箱的大汉，也亦步亦趋地跟了进去。

进了房间，在灯光之下，始看清这两个女郎都很年轻，年纪最多只有二十出头，脸蛋儿非常漂亮。穿一身黑色白扣的无袖翻领衬衫，黑色的裤管呈喇叭口长裤，腰系白色宽皮带，足登白色高跟鞋。

她们两个是一式的打扮，看上去黑白相间，非常的醒目。不仅

别具风格和情趣,更能显示出她们动人的身材。

尤其她们都是“阿哥哥”的短发,耳孔上缀以小小的红珠耳环,愈增她们的娇艳和妩媚!

挽着白振飞的女郎,进了房间仍然挽着他,春意盎然地笑了笑说:

“杜老大,你看我们多守信用,到时候就把钱如数带来,我相信你在这一个月之内,大概也把我们要的人数凑齐了吧?”

白振飞不禁笑问:

“你真把我当成了杜老大?”

那女郎吃吃地笑着说:

“你不是杜老大,难道还是杜老二不成?”

白振飞郑重说:

“老实告诉你吧,我姓白!”

那女郎也正色说:

“那我改称你白老大也无所谓,反正这笔交易完成之后,你就是要我们以后见了面,装作不认识你都可以!”

白振飞忽然好奇地问:

“这是笔什么交易呢?”

那女郎置之不答,一使眼色,大汉便将那只“〇〇七”型的手提箱放在桌上,打了开来,只见里面都是一迭迭整整齐齐的美钞!

“喏!这是五十万美金!”她说:“我们完全依照你的要求,票面都是一百元的,并且全部是比较旧的钞票。如果杜老大再要临时变卦,那就太不够意思啦!”

郑杰忽问:

“那么我们的‘货’怎样交法呢?”他似乎也起了好奇心,想弄明白个究竟。

那女郎打量了他一眼,始说:

“我们的船已经停在海边,按照我们双方事先讲定的,由你们

自行负责,设法把两百个人送到泊船的地点,点清人数不短少,我们的这笔交易就算完成。致于人上了船以后的一切,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,纵然万一出了问题也与你们无关!”

“两百个人?”白振飞诧异地问:“你们要收买这么多人干吗?”

那女郎笑笑说:

“杜老大,我们有言在先的忘了吗?只谈交易,不过问其他的一切呀!”

白振飞与郑杰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,忽然灵机一动说:

“你们可以把钱装在手提箱里,携带非常方便,我们总不能把两百个人随身携带着吧?”

“那当然!”女郎说:“杜老大只要在今夜,把人设法送到我们泊船的地点就成了,但绝不能误事。因为风声很紧,我们的船不能停泊在那里太久,今夜非把船开走不可的!”

白振飞无端撞上这件莫名其妙的事,已使他感觉有理也无法说清了,他只得向郑杰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,苦笑着问:

“郑老弟,你看怎么样?”

这言下之意,已然表示他是黔驴技穷了。

郑杰耸耸肩说:

“反正现在我们总没办法当场交人,就请她们把泊船的地点告诉我们,今夜我们负责把那两百人送去不就结了!”

白振飞瞪了他一眼,悻然说:

“可是……”

那女郎嫣然一笑,嗲声嗲气地说:

“杜老大,难道你真要变卦了,那不是让我为难吗?”

白振飞一本正经说:

“我倒不是存心使你为难,可是……”

那女郎向他妩媚地瞟了一眼说:

“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,还是这位郑先生干脆,杜老大,我们

就照郑先生说的办法,现在我把泊船的地点告诉你,你们今夜就把人送去吧!”

白振飞又看了郑杰一眼,见他正频频使以眼色,这才点点头说:

“好吧!请你告诉我们船泊在哪里?”

那女郎顿时喜形于色,欣然说:

“我们的船在海峡的出口外,距离大约四五公里的海边,附近一带我们已经分布了不少把风的,安全绝对没有问题。车子可以由公路直达海边的一片树林里,从树林出来到泊船的距离,大概只有几百码了。”

挽着郑杰的女郎接口说:

“杜老大,你们请先把钱数点一下,回头我们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就行了,不必要多费一道手续啦!”

白振飞强自一笑说:

“那倒不必点了,难道我还不相信你们?哈哈……”

但那女郎却坚持说:

“不!你们最好当面点一点,免得事后啰嗦!”

郑杰忽然若有所思,故意说:

“对不起,我可不是以小人之心,度君子之腹,只是觉得现在当面点清了也等于零。因为钱并不是现在就交给我们,而是等今夜交了人才付。到了那时候,我们恐怕还得再清点一次,否则万一有短少,责任该由谁负?所以我认为,现在实在不必多此一举!”

他原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,反正这笔钱与他们毫无相干,根本就不必浪费时间清点。谁知他这么一说,反而多出了事来!

那女郎瞟了他一眼,笑笑说:

“你考虑的很有道理,不过你们既然两个人在这里,事情就好办了。钱点清无讹之后,我们可以当场交付,但你们两个人不能把钱带着一同离去,必须留下一个人负责保管这笔钱。由你们自己